



# 张鸣说历史

## 重说中国国民性

重说你所不知道的中国国民性

还原你所不知道的人性假面，揭露史实之外的另类真相

诠释大国兴衰的历史秘辛，重新解构中国国民性的第一本书

张鸣◎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张鸣说历史

重说中国国民性



张鸣◎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K209  
28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鸣说历史：重说中国国民性 / 张鸣著. —天津：  
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4.8  
ISBN 978-7-201-08722-1

I . ①张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民族性—中国—文集  
IV . ① C955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9886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：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

字数：200 千字

定 价：36.80 元

## 写在前面

卖文为生，古代叫作煮字疗饥，真真贴切。虽然说，文卖得顺畅，每个字的价格高，说不定也会有黄金屋和颜如玉。但这样的结果，最大的可能是在国外。作为中国人，只有少数金字塔顶尖的人，才有这个可能。但比起其他行业，所谓作家富豪榜的上榜人士，也不过是小巫而已。刚来北京那会儿，穷得快要饿饭，帮一些书商出主意做选题。做了一阵，好些行里的人说，你为何不自己做书商？像你这样一肚皮点子，做书商谁能比过你？一年下来，挣的钱比你现在不知道多多少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没做。本是打零工挣钱，何必把自己整个搭进去？宋代的皇帝，劝人读书，说黄金屋和颜如玉什么的，说的是读书应试做官，不是让当作家。宋代出版业虽说也初具规模，但靠卖文为生的文人，好像混得也不怎么样。古代如此，今天也是如此。

多数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，即使专门写电视剧的，活得也都不容易。只要你没有名气，只能靠替人打工，以量取胜。粗制滥造就不用说了，大部分都是抄袭和变相抄袭。不这样的话，根本没法活。首先，国家就不怎么鼓励文化创新，文字不论优劣，反正一次稿费一上800元，就得

缴税，稿费越高，缴的税越多，翻番地增加。其次，市场也有限。越是品位高的作品，市场越是有限。台湾著名报人王鼎钧，当年去台湾，一上岸，顺几张稿纸，买瓶墨水，写随笔给报纸投稿，就可以养家糊口。台湾的报纸，即使在白色恐怖下，依然对随笔散文有大量的需求，报纸经常闹稿荒。而我们这里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中产阶层已经成了规模，能买得起书的年轻人成千上万，但人们却宁可看穿越小说、盗墓小说甚至种马小说，正经的小说都没人看，更何况我们这种不入流的随笔散文了。

很幸运，我属于那种写出来的文字多少还有人看的那种人。自己本身还有一个教职，即使文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，也依旧能有饭吃。不用像很多同道中人那样，为了付下月的房租玩儿命地赶一个他根本不乐意做的活计。

对搞历史的人来说，首先必须追求真实，不能不顾事实，没有根据地乱说；其次要写得明白晓畅，让人读了舒服；当然，道理讲得也能令人信服，而且若有所悟。我一向认为，在中国，思想的缺失显得比学术的落伍更加严重。在千人一面、千口一词的境况里，一个稍有个性的人，常常会感到窒息，打破这种窒息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时不时地发一点儿不合时宜的怪论。其实，也只是看起来怪，本是用常识的理性判断出的常识而已。可惜，现在国人已经把常识忘记了。

没想到的是，时至今日，这书还能出版，看来，至少在出版者眼里，市场上还会有人买。也就是说，我的读者队伍，还在扩编。

不管怎么说，还得说声谢谢。

张 鸣



写在前面 / 1

## 中国现代国民性迷思



“临时工”的权力 / 002

借口与人性 / 005

“狗事”窥人 / 007

“学者”称谓下的冰与火 / 010

## 近代人物的劣根性



耻辱柱上的汉奸 / 016

袁世凯“智囊” / 019

“辩帅”张勋的人缘 / 022

遗臭万年的张辉瓒 / 025

“企二代”卢作孚 / 027

杜月笙的“维权”生涯 / 029

“佛见喜”李莲英 / 031

海上“苏武” / 033

福将的草包思维 / 037

唐八先生的女权运动 / 039

## 野史中的另类人性

- 长袍马褂与牢骚 / 042
- 粗人的两极分化 / 045
- 黑社会合法后的座次 / 047
- 有名无实的空头总统 / 049
- 鸦片下的政治学 / 051
- 洋枪下的矛与盾 / 054
- 笔杆子之度与枪杆子之毒 / 057
- 害群之马与害马一群 / 060
- “丑”字小皇帝 / 068
- 国中之国——租界 / 071
- 西学无术的考生 / 074

## 国民性的呐喊与彷徨

- 艺人的“贱”和立场 / 082
- 下水道里的肮脏事 / 085
- 讨好一人与讨好所有人 / 087
- 与姓名有关的“文字狱” / 089
- 妓女们的民族情结 / 091
- 吃西餐的上海人 / 097
- 树大招风的名人 / 099
- 辜鸿铭的男女论 / 101

- 临阵读书，不快也光 / 103  
有关人头像章的一点考据 / 105  
辫子下的奴性 / 108  
万民伞的掌权思维 / 112  
新药里的旧药方 / 114  
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 / 117  
复古思潮的童声 / 124  
历史旋转中的命运 / 131



## 皇权下的围观政治

- 菊花肃杀皇帝伤 / 138  
禅让的艺术 / 140  
傀儡“二分法” / 142  
文人的舌头 / 145  
魔术政治学 / 148  
神仙与皇帝 / 151  
皇帝称谓变革史 / 153  
宰相的座位与权力 / 156  
红颜祸人与红颜祸国 / 159  
皇帝与太子的错位关系 / 163  
官衔之外的优越感 / 167  
宦官的身体之痛 / 172



## 文人的性情与矫情

- 书是人类退步的电梯 / 176
- 革命·诗·酒·佛·女人 / 178
- 含冤未雪的民国怪人 / 180
- 文人、武人一线之间 / 183
- 父与子的对角戏 / 186
- 名人韵事 / 189
- 留辫子的大师 / 194
- 家有仙妻 / 196
- 狱中“土豪”——章太炎 / 198
- 文字狱之怪现状 / 201
- 大学者的“呆气” / 203
- 江湖出身的武侠作家 / 205
- 儒者生存之怪现状 / 207
- 应试教育从古人抓起 / 209
- 大师的崛起与消亡 / 211
- “对对子”考大学 / 213

## 文人轶史

- 黑白袁世凯 / 216
- 酒的性情与饮酒的人 / 223
- 隐性制度 / 226
- “钻牛角尖”的历史 / 230

# 中国现代国民性迷思



时代的“江湖派”

其时，中国知识界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，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性。这种思想上的碰撞与融合，为后来的国民性讨论奠定了基础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知识分子们逐渐意识到，国民性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个长期的、复杂的过程。它需要社会制度的变革、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文化传统的扬弃。这种认识上的深化，使得国民性讨论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，而是开始深入到现实社会的各个角落。





## “临时工”的权力

延安城管暴力执法，被人拍了下来，一个双脚跳起踩人的城管，事后如人们所料，城管局方面说，他是临时工。这些年，警察、城管出了不少事，凡是被披露出来的，犯事者十之八九，都是临时工。

古代中国，干警察城管买卖的，以明清两代而言，地方叫作衙役，京城叫番子。衙役又称三班衙役，站班、壮班和捕班，除了壮班的民壮，是从民众中临时抽调的，剩下两班都是正经制役，有国家编制的。番子类似于衙役，在明朝隶属锦衣卫和东西厂，在清朝归属步兵统领衙门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京师还是地方，除了正经制役之外，每个衙门都有一大堆临时工，地方叫帮役、白役，京师百姓则叫他们扁圆子。正经制役是有工钱补贴的，临时工没有。正经制役有刑具，一条铁链子，临时工没有，只有一根扁圆的棍子。

要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衙役属于贱民，三代不能科考的，而且临时工没有半文工钱，但想干这活计的，却趋之若鹜，挤破门。小县数百，大县则上千甚至数千。京师的临时工，则数以万计。严格说，他们不是官府招募的，不仅没有工钱，连身上那套“制服”都是自己置办的。只

要衙役头儿认可，定期缴纳“孝敬”，你就是衙役。

干临时工，图的是借权吃饭。你说是临时工，但一般百姓怎么能分得清，即使分得清，人家干的也是公家的买卖，手里有执法权。贱民不贱民的，好歹都算国家公务人员，可以找茬儿抓你、打你、罚你、钓鱼执法，因此也就有了索贿的权力，虽然说，他们弄的钱，还得交给正式工一部分，但剩下来的还是多，自然，养家糊口也就不成问题了。

就这样，尽管国家有制度，衙门有编制，但在实际上，临时工却成了正式工的腿，也成了衙门的腿。很多事，特别是为非作歹的事（这种事，在很多衙门都免不了），都是临时工顶着衙门的名义做的。衙门的长官知道不知道呢？当然有些知道，有些不知道。但知道不知道，他都无力或者也不想改变这个局面。有些事一旦东窗事发，弄大发了，自有临时工顶杠，能逃的就逃个无影无踪，即使被抓住了，临时工也只能认倒霉。最后的处理结果，无非是有人冒充官府衙役之名干的，官员问个失察的过失，也就了账。除非惹上了来头特别大的主儿，才有可能让主管长官乌纱帽搬家。

有这么多临时工吃权力的饭，原因是权力的使用区域成了黑箱。没有人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些临时工，来路是什么，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力。也没有民众明确知道临时工和正式工之间，是个什么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临时工背后的所谓执法权，边界在哪里，别说民众不知道，就是衙门，也不知道。在古代，虽然有法律，但终归不过是一个刑律而已，虽然有案例可以参照，但除了专家，没有人了解。执掌基层断狱权和执法权的地方官，都要靠私人雇的幕僚，才能断案，才能应付日常事务，包括执法事项。那么民众就更是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了。所以，法律本身就给了执法者太多的自由裁量的权力，让他们可以口衔天宪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


同时，有法不依，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行为。各级官府，都知道临时工现象普遍存在，而这种临时工，既不合法，也不合体制，但却没有人纠正。对正式的衙役而言，有了临时工，既增加了自己的手和脚，多了捞钱的机会，还不用干活，多好的事儿。而在他们的长官看来，既能把活干了，又多了接受孝敬的份子，何乐而不为？一层层这样推上来，明显违法的事，就化为合理了。更何况，有了临时工，出了事，还有人顶罪，真是再好没有的了。

临时工现象，说明虽然名义是公权力，但在操作中，却完全可以化公为私，成为众多拥在权把子周围的人们弄钱的方便工具。如果没有办法加以限制，没有刚性的门槛，公权私用消除不了，临时工现象也永远消除不了。

## 借口与人性

一个弱不经风的酒吧歌手，在微博上刷了一帖，说她要炸街道办事处，炸建委，还要炸人才交流中心。后来她大概感觉到了不妥，删了帖，补了一句：我要炸人才交流中心旁麦当劳的鸡翅和薯条。当然，这样刷帖，肯定是对这几个机关有点儿怨气。但见过此人的人都知道，这不过是玩笑，有点儿恶意、泄愤式的玩笑。

可是，警察却当了真，有消息说，因为头一帖，这位歌手已经被刑拘。当然，在此四处有事，不是爆炸就是着火的当口，歌手的玩笑，的确不合适，警察的紧张，也可以理解。不过，我觉得这样的处置，还是有点儿过分。

我对法律是外行，不知道这样的事，究竟该怎样处罚，要不要处罚。但是我知道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这样恶意的玩笑，虚张声势的威胁，几乎俯拾皆是。开微博几年，有多少人威胁要杀我全家，毁了我家什么人。有的网站，还把我等的头像罗列出来，颈上加一道绞索。有这样遭遇的人，绝对不是一个两个人。有的人，受到这样的威胁，仅仅是因为买过日货。但是又怎么样了呢？从没听说，哪个放话的人受过哪怕警察的训诫处罚。在反日游行的那些日子，别说口头威胁，就是真的汽车被砸，人被打，只要不是特别厉害，打人毁物的行凶者，还不是安然无恙？



在日常生活中，受了官府的鸟气，该办的事办不成，或者平白受到羞辱，随口就会冒出来一句：真想杀人，真想炸了你们的房子。具体到我自己，就多次闪过过这样的念头：如果中国教育部的大楼被炸了，中国教育就有救了。当然，没有什么人会当真。有时候，即使我愤愤地跟教育部的公务人员这样说，他们也不当真，笑笑而已。当然，这样的发泄，不应放到网上，尤其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手，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，就更不应该。对此，有关部门不是有专门的处罚手段，责令删帖，或者封博吗？大不了，由警察训诫一次，让她保证下次不做了，也就到头了。因为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玩笑，把人刑拘，怎么说，都有点儿过了。如果真的非要这样做不可，请劳驾把那些有组织的、动辄对人进行人身威胁的那些人也抓几个，否则，难以服人。

理论上讲，即便是有言论自由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也不应该随意放言威胁某一方的人身安全。但人是感情动物，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理智。谁都有信口胡说的时候，吵架没好话。开微博，气急了说点儿疯话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正常的人，都知道如何辨别哪些是真正的威胁，哪些只是对方随口的胡说。如果我们把所有这样的威胁，都报警要求警察干预，警察会认真对待吗？你们忙得过来吗？有人也许会说，即使那些貌似正经发出的各种恐怖威胁，其实多数都是吓唬人的玩笑。那么警察就不认真对待吗？但是，那位歌手在自己实名的博客上的信口胡说，算是正经的恐怖威胁吗？世界上有这样愚蠢的恐怖分子吗？况且，这位歌手是个警察熟悉的人，她能做什么，当地警察应该知道。如此兴师动众，大动干戈，难道行动者没有问一句：你是认真的吗？你怎么当真呢？

我不喜欢被人威胁，更不喜欢警察动辄抓人，随便找个借口，就把人弄到局子里去。在当今之世，要说恐惧，哪种恐惧也没有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人查水表、请喝茶甚至刑拘劳教更可怕。

## “狗事”窥人

我这个人对狗有感情，当年在乡下，自己养过狗，跟众多乡下不属于我的狗感情甚深。多少年来，对我咆哮的狗不少，但从来没有狗会咬我，而且不管谁家的狗，混上两天，就熟得跟老朋友似的，围着我鞍前马后地跑，变成我的走狗。所以，进城以来，虽然迫于生计压迫，一直没有养狗，但我从来都维护狗的利益，但凡有打狗、烧狗的事儿，肯定出面痛击之。我真的很不理解，为何会有那么多人老是跟狗过不去。

城里人养狗和乡下人养狗，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的。不养狗的人讨厌狗，也不能说一点儿道理都没有。在乡下，人们养狗，多半是为了看家护院，当然也有的人跟养猪一样，是为了吃口肉。乡下养狗，很少喂食，基本上放开，让狗自己找食去，因此成本很低，无论最后把它吃掉，还是晚上看家护院，都是稳赚不赔的事。城里人养狗，是养宠物，不仅要精心喂养，购买狗粮，而且还要为它洗澡、治病、防疫，说不好听点儿，比养儿子还费心，单论成本，是个稳赔的买卖。养狗，无非是城里人的一种闲暇爱好，一种精神上的慰藉。





当然，乡下人养狗，绝对不用操心狗的排泄问题，爱哪儿哪儿，反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。但是城里人养狗，是养在屋里的，必须得训练狗定期定点排泄，不仅要考虑排泄，还得定点遛狗。至于养狗扰民的问题，在乡下也没有，只有在城里，才是一个问题。可是，城里养狗的问题，往往是因为养狗的人，虽然身在城里，有时却按乡下的规矩办事给办出来的。

比如说，乡下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是常态，夏天早上四五点钟，几乎家家户户都起床了。但在城里，早上七八点钟，还有人高卧不醒。赶上有些习惯夜间工作的人，早上四五点钟，正是刚刚入睡。然而，如果你住的小区宠物狗比较多，那么就别想赖在黑甜梦里不出来。因为在四五点钟，就有一大批老人家出来遛狗了，大狗小狗、各种品种的狗，高高低低、大大小小、奇形怪状，但碰到一起，肯定互相问候，或者互相吵架，顷刻间就嚷成一片。夏天睡觉，多不关窗，狗叫声，声声入耳，觉就甬睡了。探出窗外看看，那里狗狗之间，人人之际，聊得正热乎，你还能说什么呢？

在发达国家，出来遛狗的人，往往都得带上铲子或者纸，只要狗不小心排泄了，就包起来带走。但是，在中国，无论什么时间出来遛狗的人，从来不操心这事儿。只要出了自己家的门，狗爱干嘛干嘛，一任它随地大小便。所以，宠物狗多的小区，走路都得当心，一不留神就中了地雷，踩上狗粪，弄都弄不干净，让你恨不得把鞋给扔了。城里的空间狭小，好不容易制止了人随地大小便，却让狗这么胡来，卫生条件恶化，大家都受害。但是，养狗的人，好像根本不管这些，只要不拉在自己家里就行。

同样，养的时候，恨不得稀罕得跟宝贝似的，一旦发生什么变故，比如发生 SARS 的时候，传说宠物传染，就纷纷把自家的宝贝扔掉，毫